

网络宗教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邢国忠 黄 强

【内容提要】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衍生出的新兴宗教现象、新型宗教传播样态及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国外学者以宗教在网络空间的浮现与变革为研究起点,以网络宗教的内涵、自我身份的定义和重构、宗教权威的消解等为研究对象,经历了现象辨析、趋势判定、批判反思和方法论回归四个重要阶段。近年来,我国网络宗教研究文献数量逐年增多,但其研究成果还存在比较缺乏本土化研究、缺乏实证研究、缺乏更加细化的相关法律政策研究等问题,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与时俱进地去应对和解决网络宗教问题。

【关键词】 网络宗教 网络意识形态 网络传播 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作者简介】 邢国忠,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强,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近年来,网络宗教研究作为新兴课题逐步深入,国内外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成果亦逐渐增多。互联网技术发端于西方,其对网络宗教的研究早于我国,学术成果相对较多,学术研究范式相对成型。系统归纳国内外学者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成果,总结现有的研究方向,对进一步掌握当前我国网络宗教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进网络空间宗教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外网络宗教的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80年代,网络的宗教式运用就以“net. religion”“talk. religion”等网络新词的形式出现在BBS平台中。霍华德·雷茵戈德(Rheingold Howard)指出,虚拟社区已逐渐渗透到现实世界,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宗教情感^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以宗教在网络空间的浮现与变革为研究起点,经历现象辨析、趋势判定、批判反思和方法论回归四个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宗教对大学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18BKS173)的阶段性成果。

① Rheingold Howard, *The Virtual Commu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1993.

重要阶段,对网络宗教的内涵、自我身份的定义与重构、宗教权威的消解等研究主题展开了学理探讨。

(一) 网络宗教的内涵

不少西方学者最早用神学去解释宗教与网络相结合这一新兴现象的产生。他们认为,上帝存在并创造了互联网,创造了网络宗教,目的是为了拓展宗教活动空间、丰富和创新现实世界中的宗教神学,强化人们的宗教信仰。早在1996年,奥利瑞·斯蒂芬(O'Leary Stephen)就认为,互联网是宗教从业者的“神圣空间”^①。1998年,珍妮弗·科布(Jennifer Cobb)试图提出“网络空间神学”^②,认为,网络可能是通向更深层次的灵性渠道,“人们的宗教体验在网络空间中将会得到一种灵性升华”^③。斯蒂芬·雅各布斯(Stephen Jacobs)和康妮·希尔·史密斯(Connie Hill-Smith)则进一步提出“神圣空间”,这个“神圣空间”为在线宗教仪式的践行提供了可能。查尔斯·恒德森(Charles Henderson)在《互联网是神的隐喻吗》一文中提到“互联网是上帝的隐喻”,网络将继续“吸引我们”,成为“上帝自己创造的网络”^④。

究竟该如何定义网络宗教?广大学者从实践角度出发,广泛认同网络宗教实践包括两种方式,即“宗教在线”与“在线宗教”。2000年,海兰德(Helland)将官方宗教网站利用网络进行“一对多”的交流、传达信息,但不允许互动的这类实践归为“宗教在线”,将个人与互联网上呈现的宗教信仰体系互动与交流的这类实践归为“在线宗教”^⑤。而2002年,卡拉弗洛格卡(Karaflogka)对“网络空间上的宗教”(religion on cyberspace)和“网络空间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yberspace)进行了更有价值的区分:“网络空间上的宗教”(religion on cyberspace)是由任何教会、组织上传的信息,而“网络空间中的宗教”(religion in cyberspace)也称“网络宗教”(Cyber religion),是一种宗教的、精神的或形而上学的表达,它只能够在网络中存在和被创造^⑥。正如奥利瑞(O'Leary)推测的那样,互联网和计算机改变了宗教实践,改变了当代社会对宗教的概念和定义,甚至带来了一种新的宗教,即完全的“数字宗教”^⑦。

(二) 自我身份的定义与重构

互联网作为传播、沟通、互动的实时工具,其隐秘性、渗透性、去中心化以及“多对多”的特征打破了时空限制,消除了诸如民族、肤色等某些传统区隔性因素^⑧,创新了教会同信徒之间的互动模式,强化了信徒个体对线上宗教活动的依赖,越来越多的信徒成为网络宗教的“传播者”和“创生者”。近年来,由线上宗教体验延伸到自我身份认同、精神认同的话题一直是众多国外学者关

① O'Leary Stephen, "Cyberspace as Sacred Space: Communicating Religion on Computer Netwo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4, No. 4, 1996.

② Heidi Campbell, "Religion and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Vol. 25, No. 1, 2006.

③ Jennifer Cobb, *Cybergrace: The Search for God in the Digital World*,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98.

④ Charles Henderson, "The Internet as a Metaphor for God?" *Cross Currents*, Vol. 50, No. 1, 2000.

⑤ Helland, C., *Religion on the Internet: Research Prospects and Promises*, New York: JAL Press/Elsevier Science, 2000.

⑥ Karaflogka, "Religious Discourse and Cyberspace", *Religion*, Vol. 32, No. 1, 2002.

⑦ O'Leary S., "Cyberspace as Sacred Space: Communicating Religion on Computer Network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4, No. 1, 1996.

⑧ Jeffrey K. Hadden, "Douglas E. Cowan, Religion on the Internet: Research Prospects and Promises," *Sociology of Religion*, Vol. 63, No. 4, 2002.

注的焦点。乔治·巴纳（George Barna）在2001年对美国居民基于网络的信仰体验的调查发现，有8%的成年人和12%的青少年使用互联网进行宗教或精神体验^①，“基督教徒上网时间已经超过了他们向上帝祈祷和与上帝交流的时间”^②。具体而言，线上宗教体验是指人们通过参与网上教会、上帝敬拜等活动而获得一种超越日常心理活动均值的宗教感知。而“在线宗教往往清晰地嵌入到现实文化的价值观系统中”^③。因此，不少国外学者认为，应该从“个人宗教”的角度解析网络宗教实践现状，即网络宗教体验在颠覆传统身份认同的同时也重构了新的宗教认同。

在传统宗教生活里，人们在相对闭合的社会系统范围内参与宗教仪式与上帝敬拜，开展日常交往，其自我宗教身份和宗教自我认同得到不断强化^④。而网络宗教体验却重塑了新的宗教认同，表现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身体在场代表对某种身份的认同，“社会的身体比肉体蕴涵着更深层的内涵。随着现代性的出现，某种类型的身体外貌和行为举止，明显地具有特殊的重要性”^⑤。而无视身体参与的网络宗教使人成为片面的人，人人都可以定义自己的角色与身份。由此，传统身体的固定身份概念被颠覆，生存失去了质量，真实的人在网络中隐匿起来。如海伦·伯格（Helen Berger）指出的，网络宗教社交空间的扩大，模糊了传统宗教界限，从而根本性地改变了个人宗教精神认同的途径与方式^⑥。人们可以不仅仅是虔诚的宗教信徒，更可能成为某种宗教的“传播者”和“创生者”。“人们不再是单个人寻求社会或某一宗教团体的认可与接受，而是由网络将单个个体集结在一起形成的群体如何评价和接受某个宗教团体或社会”^⑦。网络宗教实践中单个人的角色和定位被改变了，每个人似乎都拥有了“神”的力量，可以创造自己的神。

（三）宗教权威的消解

传统宗教权威来源于信徒对宗教团体的意志服从，来源于宗教团体在闭合系统内对宗教知识的垄断。互联网络信息的开放与易获取性，打破了宗教团体的知识权威。在线宗教仪式的执行，打破了宗教团体的传统象征性仪式权威，消减了传统宗教仪式的符号力量，致使信徒无法在潜意识里形成敬畏意识，宗教团体失去了应有的震慑力与向心力。网络宗教实践空间的拓展和虚化，则进一步打破了宗教团体长期以来的合法性权威。早期奥利瑞·斯蒂芬（O’Leary Stephen）、布伦达·布拉瑟（Brasher Brenda）、罗恩·道森（Dawson Lorne）和道格拉斯·考恩（Cowan Douglas）等人的系列学术调查研究已经表明，将互联网用于宗教目的可能会以革命性方式改变宗教实践，重塑宗教权威。正如杰夫·扎勒斯基（Jeff Zaleski）所言，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彼此有“重力”作用，虚拟世界犹如“月球”，影响着现实世界的“潮汐”^⑧。席丽斯·米勒（Hillis Miller）曾指出“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

① Heidi Campbell “Religion and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Vol. 25, No. 1, 2006.

② Barna Research Group “More Americans Are Seeking Net Based Faith Experience”, <https://www.barna.com/research/more-americans-are-seeking-net-based-faith-experiences/>.

③ Heidi Campbell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Online and Offline in a Networked Socie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80, No. 1, 2012.

④ Hans Mol, *Identity and the Sacred: A Sketch for a New Social-Scientific Theory of Religion*, New York: Free Press, 1976.

⑤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东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8页。

⑥ Heidi Campbell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n Online and Offline in a Networked Societ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80, No. 1, 2012.

⑦ Sherry Turkle, *Life on the Screen: Identity o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5.

⑧ Lorne Dawson “Jenna Henneby, New Religions and Internet: Recruitment in the New Public Sp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Vol. 14, No. 1, 1999.

特定民族国家”^①。网络宗教消解了传统宗教团体乃至国家的权威性，成为全世界的“共享宗教”。与此同时，权威的消解同网络宗教对现实宗教活动的弱化是紧密相关的。詹姆斯·卡兹（James Katz）和罗纳德·赖斯（Ronald Rice）基于各领域的调查报告指出，互联网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乌托邦”，“访问”将以越来越大的数字鸿沟将人隔离在网络空间，对传统现实生活产生不利影响^②。而其结果这也反映出“在线宗教社区的参与可能会降低社区参与，包括宗教参与”^③。乔治·巴纳（George Barna）的实证调查分析，越来越多的信徒愿意花费更多时间参与线上宗教活动。这严重弱化了实体宗教活动的参与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宗教实体的发展^④。

二、我国网络宗教研究现状

（一）近年来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呈上升趋势

近年来，我国学界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逐步深入发展，相关成果愈加丰富。通过对中国知网和国家图书馆在线数据库的搜索，王建平于1997年发表《Internet上宗教热——科学和宗教的新话题》一文，较早关注网络技术革命之后的宗教发生的新变化并提出“国际互联网会改变宗教吗？”的疑问^⑤。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国知网共收录相关论文197篇。具体情况如图1所示。由图1不难看出，近年来我国网络宗教研究文献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2011年之前，学界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全球宗教热”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研究网络宗教现象。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宗教问题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宗教问题，在互联网上大力宣传党的宗教理论和方针政策，传播正面声音”^⑥。此后，我国学者愈加重视宗教的网络传播及其衍生出的网络宗教现象，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成果亦在不断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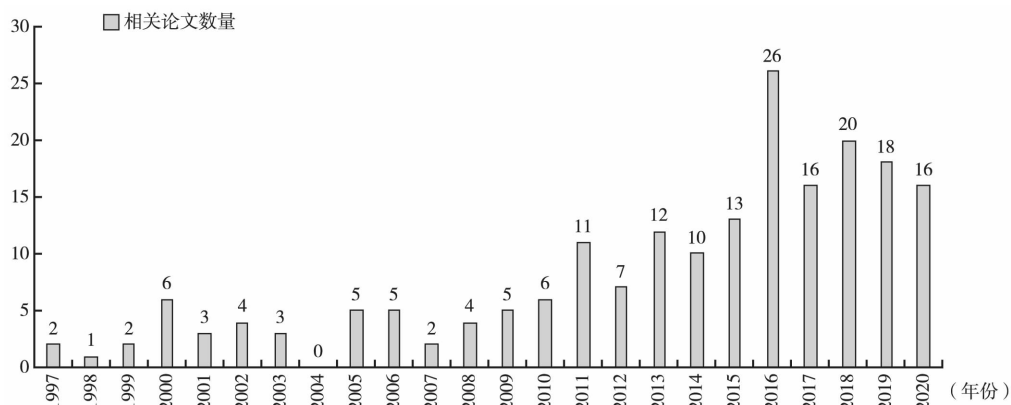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有关网络宗教的论文发表数量变化图

① [美] 席丽斯·米勒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年第5期。

② James E Katz, Ronald E. Ric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Internet Use: Access, Involvement and Interac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2.

③ Heidi Campbell “Religion and the Interne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Trends*, Vol. 25, No. 1, 2006.

④ Barna Research Group “More Americans Are Seeking Net Based Faith Experience”, *Faith and Christianity*, May 21st, 2001.

⑤ 王建平 《Internet上宗教热——科学和宗教的新话题》，《中国科技信息》1997年第5期。

⑥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

（二）网络宗教的研究主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宗教出现在网络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末，部分宗教开始尝试利用网络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稍具规模的宗教团体创设网站宣传教义；第三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今，宗教利用网络快速发展，出现了“网络宗教”^①。目前，我国相关研究主要以宗教在网络空间中的传播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以国内现有文献为基础，以“网络宗教的内涵和特征”“网络宗教的传播现状”以及“网络宗教引发的社会问题与社会治理”为研究主题进行归纳和分析。

1. 网络宗教的内涵和特征

首先，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关于网络宗教的内涵有多种提法，如唐名辉认为“网络宗教是指在网络空间里存在的宗教形态，有时也被称为在线宗教、数字化宗教。”^②戴传江指出“广义上说，网络宗教就是网络上的宗教；狭义上说，网络宗教是以英特网络为载体，建立网上教会、网上教堂，倡导网上修行、网上崇拜，通过版主与网民互动而建立起来的宗教形式。”^③杨纪伟则认为，“互联网宗教”可以被划分为宗教信息互联网化、利用互联网讲经传道、组建互联网宗教社群以及完全依托于互联网产生的新兴宗教四个层次^④。大体来看，学者们研究网络宗教内涵的大致倾向有两种，从宗教角度看，认为网络宗教是现实宗教的“投射”(religion by internet)；从网络的角度看，认为网络宗教是现实宗教的“创生”(religion on internet)。

其次，关于网络宗教特征的研究。张承安指出，当前网络宗教生活具有传播的快捷性和全球性、三重虚拟性、行为开放性、参与者平等性以及互动性这5个特点。^⑤马宁认为，网络宗教同传统宗教相比，呈现出“活动的虚拟性”“受众的年轻化”“传播的便捷化”这三个同传统宗教有所区别的特征^⑥。赵冰以西方基督教会为例指出，“网络传教”具有“全球性”“全民性”“全时段”“全媒体”四个方面的特征，扩大了宗教的网络传播与社会影响^⑦。左鹏、厉彦龙也提到，网络宗教传播“继承了互联网的多重特征”，主要有共享性、虚拟性和交互性^⑧。在吴大华看来，网络宗教的目的是宗教传播，将宗教以更加多元、更加多样、更富吸引力的形态推送到世人眼前，其开放式、去中心化、平等性特点打造出一个无边界、无地域、门槛低的宗教世界^⑨。总体来看，网络宗教的特点和网络自身的特点有相似之处，开放性、共享性、虚拟性和即时互动性同时是网络宗教的显著特征。

2. 网络宗教的传播现状

首先，关于网络宗教的传播途径。张华、张志鹏利用调查、普查和专题调研等多种调查研究方法，对国内外网站、即时通讯群组中存在的宗教传播情况进行了摸排和统计，发现目前五大宗教的

① 金勋 《互联网时代世界宗教的新形态》，《中国宗教》2015年第4期。

② 唐名辉 《网络宗教兴起的社会机制》，《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③ 戴传江 《网络宗教析论》，《当代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④ 杨纪伟 《“互联网宗教”内涵辨析及对网络治理的意义》，《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年第3期。

⑤ 张承安 《电子传播时代大学生网络宗教生活解析》，《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5期。

⑥ 马宁 《我国网络宗教活动现状及对策研究》，《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1期。

⑦ 赵冰 《“四全媒体”与“神圣网络”：当代西方基督教会“网络传教”行为分析》，《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

⑧ 左鹏、厉彦龙 《基于互联网的基督教传播：以大学生为对象》，《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期。

⑨ 吴大华、谢勇 《提高网络宗教综合治理能力》，《中国民族报》2019年3月26日。

宣传网站达4000个,官方网站、论坛以及微博是主要传播途径^①。金勋则以日本为例具体指出了宗教网站的功能,电子邮件、网络论坛及个人博客的普及与运用为网民提供了交流平台,改变了传统宗教面对面单向传播模式^②。陈国成从大学生这一受众群体的角度指出,社交网络、网络教会、门户网站以及社区论坛是宗教文化在高校的传播方式^③。葛晨光认为,网络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宗教门户网站、宗教网络论坛、网络博客和即时通讯工具,在部分高校,学生信教群体达到了20%^④。而根据许全亮对某学校大学生网络宗教了解状况的调查显示:26.81%的大学生通过微信朋友圈了解网络宗教,16.6%通过QQ群了解,18.03%通过微博了解,其中宗教类APP占15.32%,论坛占13.19%^⑤。左鹏、厉彦龙认为,互联网通过门户网站、虚拟社区、博客空间和社交网络对大学生进行宗教信息传播,影响了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养成^⑥。网络宗教一方面通过网络技术大规模生产、复制和传播现实宗教信息,另一方面结合网络技术创生了新兴宗教形式。这些都符合当代大学生信息获取的特点和好奇心理。

其次,关于网络宗教的传播内容。陈国成指出,网络宗教在高校的传播内容主要包括各大宗教教义和文化、生活咨询服务和感悟、社会时事评论和咨询以及线上线下的活动与通告^⑦。许全亮对网络宗教传播内容进行了大致分类,即包括开展网络宗教集会与讨论活动、传播宗教信息、网上礼拜、线上讲经传道以及捐赠流通五种内容^⑧。诸多学者从大学生群体角度出发来看待网络宗教传播内容。葛晨光认为,网络宗教传播的宗教教义、宗教文化、宗教新闻、生活感悟与宗教服务形式丰富多样,贴近生活实际,“满足了大学生对宗教信息的追求,也方便了信众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从而影响了大学生的“三观”^⑨。王志峰认为,涵盖面广的丰富网上宗教资源使大学生更易于对宗教产生兴趣;电子空间中的精神交往提高了大学生的群体认同感,从心理上更加认同和依赖网络宗教;便捷的虚拟活动场景使大学生更易于参与宗教敬拜;宗教对世俗的关注,强调宗教的社会福利作用,“劝善行善”等理论和实践的宣传,对充满正义感的大学生有极大吸引力^⑩。陈国成则指出,网络宗教在高校的渗透包括“利用学生心理设置宗教内容”“利用宗教文化热潮开发网络产品”“利用宗教核心思想迎合价值取向”“利用网络社交载体促使信息共享”以及“利用西方价值理念扭曲价值观念”^⑪。

3. 网络宗教的社会治理

网络宗教系列新型传播样态在提供更加便利的宗教生活与实践方式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网络宗教问题。马宁指出,网络宗教的发展传播因其传播主体分散、内容庞杂、信息量大、传播方式多变等原因加剧了宗教治理难度,存在部分非法宗教活动渗透,对社会稳定、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与此同时,关于网络宗教相关热点问题与争论增多,一定条件下会危害民族团结与国家安全等^⑫。徐克

① 张华、张志鹏 《互联网+时代的宗教新形态》,《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4期。

② 金勋 《互联网时代世界宗教的新形态》,《中国宗教》2015年第4期。

③ 陈国成 《网络宗教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教育评论》2015年第2期。

④ 葛晨光 《网络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影响及防范对策》,《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年第3期。

⑤ 许全亮 《高校网络宗教传播现状分析》,《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⑥ 左鹏、厉彦龙 《基于互联网的基督教传播:以大学生为对象》,《中国青年研究》2012年第1期。

⑦ 陈国成 《网络宗教的影响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教育评论》2015年第2期。

⑧ 许全亮 《高校网络宗教传播现状分析》,《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⑨ 葛晨光 《网络对大学生宗教信仰的影响及防范对策》,《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6年第3期。

⑩ 王志峰、刘秀伦 《宗教网络传播对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影响》,《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⑪ 陈国成 《网络宗教向高校渗透的方式、特点及其对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7年第12期。

⑫ 马宁 《我国网络宗教活动现状及对策研究》,《科学与无神论》2020年第1期。

勤指出,网络时代宗教新的特点给宗教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如网络空间从事宗教活动的主体不具备资格,宗教传播网络化“加大了单纯的宗教问题转化为社会、政治甚至安全问题的可能性,也为境外宗教渗透、极端思想传播甚至邪教活动提供了便利”^①。李元元认为,在线宗教信息真伪难辨,良莠不齐,“去中心化”带来的主流意识形态分化以及主体的多元化、参与自由化冲击着社会安全与文化安全等^②。陈国成从青年意识形态的角度指出,网络空间的宗教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会抢占思想阵地、文化阵地、网络阵地和宣传阵地,从而弱化青年意识形态认同,扩大宗教极端思想渗透,危害社会主义精神家园^③。除此之外,以大学生为主体的网络宗教问题日益凸显。“宗教通过精神传输的习惯予以电子物质化,它的威力就会倍增,对于大学生的思想方向的影响作用更大。”^④做好网络时代高校大学生这一群体的信仰引领工作是国内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

针对这些社会治理新问题,很多学者从多角度探讨了新的治理模式。邢国忠认为,可以从宗教治理与法律准备的矛盾层面探讨网络空间治理策略^⑤。杨文法从“智库”打造的角度指出,要强化贯通古今的问题意识、树立以人为本的研究导向和坚持更加开放的研究视野,集中各方面力量加强网络空间的宗教事务治理^⑥。董栋就网络舆情管理提出,关涉宗教网络舆情必须坚持法律底线不可触碰,不同主体区别对待,做好宗教领域重点工作以及把握舆情应对的工作规律^⑦。石丽也指出,需要构建网络宗教事务管理的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网络宗教的跨界性、整体性治理机制、分类化治理标准、健全网络宗教治理的立体化媒体平台、建立宗教类网络突发性不良事件应急处理机制^⑧。李超民则认为,需要“牢固树立网络宗教综合治理新思维”“构建网络宗教协同治理机制”“提升网络宗教的权威性”与“大力推进宗教工作的法治化”^⑨。关于大学生信仰引领问题,赵冰指出,宗教的网络传播已经成为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塑过程中无法忽视的新变量,应该从知识维度、文化维度和信仰塑造维度三条路径构建“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疏导方法^⑩。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第一,关于国外研究现状。就研究视角来看,可以明显发现,西方学者多从神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视角研究网络宗教现象和网络宗教问题,如网络宗教的产生、网络宗教的基本内涵、网络宗教对个体身份概念的影响和宗教权威的消解等等,研究视角丰富多样,多角度刻画了西方学者研究网络宗教现象产生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就研究对象来看,西方学者不仅研究宗教的网络传播,还研究完全的“网络宗教”,并且国外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更早,更加深入,初步建构起了网络宗教研究的基本框架和体系。

第二,关于国内研究现状。就研究视角来看,国内关于网络宗教的研究多以整体性研究为主且

① 徐克勤 《因势利导 做好互联网时代的宗教工作》,《中国宗教》2016年第11期。

② 李元元 《网络宗教安全问题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0期。

③ 陈国成 《宗教的网络渗透对青年意识形态的影响》,《当代青年研究》2017年第1期。

④ 张承安 《电子传播时代大学生网络宗教生活解析》,《科学与无神论》2012年第5期。

⑤ 邢国忠 《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的大学生网络宗教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1期。

⑥ 杨文法 《积极打造高水平互联网宗教事务智库》,《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2018年第3期。

⑦ 董栋 《做好涉宗教网络舆情工作》,《中国宗教》2017年第6期。

⑧ 石丽 《网络宗教、网络社会与社会治理研究——以S市调研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0期。

⑨ 李超民、谷方云 《网络宗教的特性、风险与综合治理》,《内蒙古统战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⑩ 赵冰 《宗教在高校的网络传播与疏导方法体系建构——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为视角》,《理论导刊》2017年第3期。

侧重于网络宗教的现象研究,研究不够深入,研究视角单一。研究视角的广泛性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某一事物的认知。无论是采用宏观、中观或微观视角,还是采用信息哲学、信息生态学或宗教社会学视角,都是进一步深化网络宗教认知所必备的。就研究对象来看,由于网络宗教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宗教的网络传播,完全的“网络宗教”现象仅以点状实际出现在网络之中,因而我国的研究对象以宗教的网络传播为主体。就研究侧重点来看,国内学者多侧重于研究网络宗教的基本理论、传播作用机制以及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和整体性治理,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但研究成果大多为西方语境指向,少有涉及中国网络宗教现象。

四、关于我国网络宗教研究发展的思考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空间治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重要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包括网络宗教在内的新时代宗教问题研究的重大命题。基于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强化网络宗教本土化研究。一方面,根据前面对我国网络宗教研究成果的分析,学者们主要集中于从网络宗教的内涵与特征、网络宗教的传播现状和网络宗教的社会治理三个方面展开研究,相关成果数量仍然较少且分布零散。在评析研究成果中发现,我国学者更多借鉴西方较为成型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范式来分析网络宗教现象,仍然比较缺少对我国网络宗教活动的发生机制、基本形态、运行机理、传播样态、影响效用等方面的本土化、精细化研究。另一方面,需要根据我国动态发展的网络宗教实际,加强对网络宗教的科学研究。网络将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但由于网络发展快慢的关系,同一个事物在不同地区的实际是不同的。西方出现的网络新兴宗教现象,在我国来看,仍然是处于点状分布且向“线”“面”发展的趋势,应加强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就现有成果来看,如何有效面对网络宗教无国界传播带给我国的挑战以及如何有效应对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第二,强化网络宗教实证研究。实证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着眼于当前社会或学科现实,通过事例和经验等从理论上进行推理说明。实证调研的数据相对真实,数据的变化能精准反应社会发展变化。国外学者对信徒的网络宗教生活的参与程度以及信徒和普通民众受到的影响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调查与研究。相对而言,国内关于网络宗教的实证研究成果仅有8篇,占成果总量的4.93%,如《基于互联网的基督教传播:以大学生为对象》《在线宗教浏览行为的基本特征探索——以长沙市圣经学校教堂为调查点》等。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的实证研究成果有两大不足:一是更多地关注的是网络对基督教传播的影响,而对我国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的网络利用情况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二是主要侧重于分析网络对于宗教群体以及宗教活动的现象分析,缺少从社会治理视角展开建立网络宗教发生、传播、影响的结构模型和语言数据库以及选定观测平台,编写爬虫软件下载网络宗教信息进而把握网络宗教的生成机制、传播规律和影响能力等方面的大数据分析研究。

第三,加强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的具体研究。就目前而言,我国有关互联网的法律较多,但专门针对网络宗教领域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仍然比较缺乏。“宗教管理和互联网管理规定之间交叉点衔接不上,导致网络宗教治理上存在盲区。”^①网络空间的治理本身具有一定难度,而网络宗教的

^① 石丽 《网络宗教、网络社会与社会治理研究——以S市调研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0期。

治理就更加复杂。网络宗教是社会治理的新兴领域，涉及到社会治理的老难题和新问题。但不管怎么说，网络宗教问题仍然属于社会治理领域。实践证明，社会治理的有效手段是法治。因此，我们需要从源头上强化网络宗教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研究，制定出更加细化、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明确网络宗教活动的法律边界，规范网络宗教信息传播和线上宗教活动的开展。

最后，强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以往一切宗教观的本质区别在于它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上。它从理论上揭示了宗教的本质，即“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①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阐明了宗教产生和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关于宗教、宗教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的理论基础。尽管相对于现实宗教而言，网络宗教作为新兴事物，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其本身仍然属于宗教范畴。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现实宗教本质的揭示和发展规律的概括，仍然基本适用于网络宗教这一领域。因此，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不能片面地强调所谓的价值中立，推崇客观主义，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基本遵循，结合现实生活世界去观察、理解、分析网络宗教现象并不断解决网络宗教活动可能带来的问题。

(责任编辑: 黄艳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3页。